星火燎原

陈丕显　钱之光　等著

未刊稿

05集

未刊稿

解放军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一部由六百余位亲历战争的开国将士五十年前撰写的巨著，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实，生动展示了胡锦涛主席高度概括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ISBN 978-7-5065-5454-1
9 787506 554541 >
ISBN 978-7-5065-5454-1
定价：35.00 元

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五集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火燎原·未刊稿．第5集／陈丕显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65-5454-1

Ⅰ.星… Ⅱ.陈… Ⅲ.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Ⅳ.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2277号

书　　名：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五集

作　　者：陈丕显　钱之光　等
责任编辑：项小米
责任校对：郭艳徽　工　萍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二〇一印刷厂
开　　本：176毫米×235毫米　1/16
字　　数：317千字
印　　张：19.5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5454-1
定　　价：3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我们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

早在1956年8月，为迎接1957年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在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当时的征稿范围，涵盖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军、作战、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和参加经济建设等方面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片断，著名战役和战斗的经过，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部队生活纪实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阅修改了部分文稿。9位元帅和431位开国将军、62位省部级领导以及数万余名官兵，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征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的编辑部收到征文万余篇，从中精选337篇文章，汇编为《星火燎原》丛书。毛泽东同志题写了书名，朱德同志作序。该丛书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反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红色经典代表作之一。

《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选稿时，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大批未刊用的征文。50年来，历经编辑部变迁，材料多次移动，一部分征文流失或受损，至今尚存1000余篇，主要是当时编辑部反复择选到最后一轮被编余的文稿。这些我军开国将帅和官兵留给后人和历史的绝笔，与《星火燎原》丛书已刊文章同样弥足珍贵：思想性强，每篇都渗透着革命战士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深厚的战友情谊，以及面临任何困境都充满的必胜信心；反映面广，所涉人物上至最高统帅部、下至普通战士，所涉事件大至重大战役战斗、小至感人细节；内容真实，每篇都记载着革命前辈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全军将士欣然撰写和投寄这批征文至今，时间已整整50年，大部分作者已经作古。这些真实反映我军当年战斗生活和战斗精神的珍贵文稿，生动诠释了胡锦涛主席概括的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在编辑时保持了《星火燎原》丛书的体例和风格，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顺序立卷。作为抢救历史文稿，不再考虑作者、历史上所在单位和反映历史事件文稿的平衡。这套丛书还精选了小部分20世纪80年代《星火燎原》丛刊发表的老干部回忆文章。入选文稿，依据反映历史事件的时间走向编排，不论作者职务高低。为确保文稿质量，我社在较短时间内尽最大努力作了精心编辑，会同军史专家对文稿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战役、战斗认真作了审核。为方便读者阅读，每篇文章增设了作者简介、作者照片及相关链接、历史图片和编辑部档案缩影，力图使这批历史文稿从内容到形式更有时代感。其中作者简介，扼要介绍作者生卒年份、籍贯、参加革命时间、文中身份，建国后重要任职和授衔情况（有200余位作者情况不详）。作者照片，选自正式出版物上已刊照片（有的比较模糊，实在找不到的只好空缺）。书中历史图片，与所配文章尽量相符相近。对当年编辑部审稿时提出的个别稿件质量不高的问题，我们已通过精心编辑予以解决。

对书中人名、地名、战役、战斗的审核，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作者简介，主要依据我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文稿中作者自述。相关链接，主要依据《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有关注释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图片主要选自我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图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长城出版社）等有关图书。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治部领导机关的精心指导、得到了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和有关军史专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原《星火燎原》编辑部黄涛等前辈的具体指导，得到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等有关新闻单位的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出版说明 1

旧城突围一昼夜 曾绍山／ 1

旧城七日 李长林／ 11

高台雄风 林炳才／ 18

红军时期的军政委李先念 周纯麟／ 21

王军长带我们走出祁连山 饶金才／ 26

孤雁归群 龚兴贵／ 32

终于看到了黄河 肖永银／ 39

风雪祁连山 邱正基／ 50

张掖地下党支部 刘德胜 王定国 武 杰／ 69

回忆我的营长 杨芳银／ 78

要革命，向东走 谭清林／ 83

流散在黑河西岸 杜万荣／ 90

到陕北去 周明国／ 97

“我回来了！” 况玉纯／101

党在我心中 李宽和／107

CONTENTS

祁连山三十五昼夜	杜发树 /113
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康海生 /117
从祁连山到延安	陈宜贵 /123
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戴克林 /132
飞来的温暖	鲜克德 /138
千里送信上油山	柴荣生 /143
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刘培善 /148
第一个回合	林维先 /154
南山三年的片断回忆	张日清 /162
寻找红三团	谭汤池 /171
海岛保卫战	杨采衡 /176
吴少华识破奸计	杨尚奎 /180
山林生活	贺国华 /185
油山脚下	陈丕显 /190
邓子恢办婚事	姜茂生 /197
山林“别墅”和辣椒米饭	张　藩 /200

目 录

坚持到部队回来	池义彪 /204
八面山上的黎明	杨汉林 /207
负伤后的日子里	赵德贵 /211
一次找粮食的经过	康 林 /217
把红旗牢牢插在闽江北岸	饶守坤 /221
威震灵山的红军便衣队	胡少卿 /231
冲出火海	李 彬 /237
龙岩游击支队	曹金有 /243
半罐盐	郑东明 /248
带着粮食跳崖	李 珊 /250
使我常想起的一副对联	姜茂生 /260
智俘“保安团”	许军成 /263
一九三七年在浙南	张文碧 /265
周副主席欢送我们回前方	赵启华 /270
首进延安城	侯正果 /272
周副主席劳山遇险	孔石泉 /276

CONTENTS

邓小平掏钱买鸡	潘振武 /279
叶剑英同志一席话	胡德胜 /281
五张糖饼	潘　平 /283
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	潘振武 /286
在国统区的一次任务	钱之光 /297
后记	303

旧城突围一昼夜

曾绍山



作者简介：曾绍山，出生于1914年，河南商城丁家埠东湾（今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红四方面军4军10师侦察参谋。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5年逝世。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红四军十师历尽了千难万险走出了草地，来到甘肃南部的旧城。在这里，部队一边休整，一边侦察敌情，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就在我军进驻旧城第三天，马步芳的骑兵旅星夜从临夏、夏河方面赶来包围我们了。

旧城外的小山上，过去马匪军修了一些砖头碉堡，我们来到后略加整修，就成了我军城外的警戒点。战斗开始的第一天，敌人的骑兵向我外围发起进攻，碉堡里的战士凭借着有利地形，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入夜，部队调整了部署，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城外支撑点坚守以牵制、阻击敌人外，其他小据点的部队，一律撤进城内准备守城。

第二天，敌人的步兵来了。加上头天来的骑兵，兵力共约七千多人，等于我们的七倍。敌人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向城外的碉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尤以二营六连最突出，该连战士们和敌人浴血搏斗了一天，最后，除三个战士在我城头的重机枪掩护下撤回城里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守的碉堡和城墙约有一千米之隔，我们在城墙上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敌人攻上了碉堡，把负了重伤的战士剥光了衣服，推到碉楼顶层的平台上，一个长满络腮胡的马匪军，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把伤员们一个个活活砍死，然后割下头，挖出心，用枪尖挑着挂在碉楼上。我们的心被仇恨的怒火烧焦了，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出城去，救回同志们，把残暴的敌人全部歼灭。可是城墙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围困着，力不从心，只得暂时压下悲痛坚守城围，相机歼灭敌人，为战友复仇。

第三天，敌人开始攻城。我当时在师部任侦察参谋。为了加强防守，及时而有力地支援守城部队，师首长命令我从师的领导机关、直属部队及交通侦察队当中，选拔一些人员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队，每人带一支驳壳枪，背一把最好的战刀，带上充足的弹药，由我带领着，不分昼夜在城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巡逻，发现哪里危急，就赶到哪里去支援守城部队。这支突击队的成员，有机关干部，有传令兵和侦察兵，还有炊事员、马夫和理发员……这支突击力量出现在城头，给守城部队很大鼓舞。

当天夜里，我带着突击队在城上巡视，战士们用柴草扎成火把，点着扔下城墙，借着火光观察敌人动静。忽然传来消息，说城北关敌人开始了攻城，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像一阵风似的扑到城北，只见有些敌人已经爬上城墙，城下还有许多的敌人，抬着梯子继续靠上城来，城外的一片房子被敌人点着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敌人像一团团的蚂蚁，密密层层地顺着梯子爬上城头，喊声、枪声响成一片，我一挥手喊了一声“打”，一排手榴弹在敌人堆里爆炸开花，敌人随着爆炸火光纷纷摔下城墙。后面督战的匪军官又赶着匪兵一次又一次地往上爬，只见刀光闪闪，热血飞溅。子弹打光了，我们就举起大刀砍，刀刃砍卷了，就搬起砖头砸。靠着城墙，有一排破旧的房屋，我们把砖头梁柱拆下来，搬到城墙上，用它来打击敌人，砖头滚木像下雨一般飞向敌人堆里。师部有个老理发员，过去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当他看见城外同志们被残害，心中无比仇恨，不分日夜，冒着炮火上城送弹药、抬伤员，并坚决要求参加突击队。在战斗中他一连砍死了几个爬上城头的敌人，最后负了重伤。就在这时，一个冲上来的敌人，用马刀戳穿了他的肚子，腹内的肠子一涌而出，他忍痛把肠子塞进肚里，紧了紧皮带，猛地从后面扑向一个敌人，一口咬住敌人的脖子，死死地抱住敌人就地一滚，一起摔下了几丈高的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过十几分钟的血战，敌人终于被打了下去。月亮升上来，照着这片刚刚血战过的战场，城头上到处是砍卷了刃的大刀，砸断了把的步枪和敌人密集的尸体。战士们连夜打扫了战场，修补了城墙，补足了弹药、砖头、滚木，并进行了动员，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过了一阵，南关的敌人又开始发起攻城，我们提着刀，又向南关奔去。

激烈的血战，一直连续了五昼夜。

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城内的处境也越来越危急。每个战士身上只剩下几粒子弹，粮食也吃完了，伤员不断增加。最令人焦虑的是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旧城与总部的电话联系就被切断了，全师已处于脱离上级指挥的孤立无援的境地。

师部决定派小部队突围，与总部取得联系。

第一次派出的部队，刚刚出了城门，就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回来了，第

二次突围部队冲到城东的大路上，又遭到敌人骑兵的包围，经过一场激战，突围人员全部壮烈牺牲。从此，敌人更加强了城外的警戒。

傍晚，我走进指挥所，政委正在屋子里焦急地徘徊着。师长左臂负了伤，脖子上挂着一条沾满血污的绷带，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们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眼皮浮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桌上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从旧城通往新城的一条大路上，用红铅笔画了许多符号，师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仿佛是要从这张普通的白纸上，寻找出如何解救全军危境的秘密来。

我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非常严重的，部队距离主力很远。总部又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坚守下去？弹尽粮绝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等着我们，全军突围？也势必受到重大的损失。部队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对一个负担着全师命运的指挥员来说，心情该是多么的沉重啊！

政委见我走进来，抬起了头，用严肃的声音对我说："曾绍山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决定再派几个干部带领一支部队突围，不论多么困难，一定要设法冲出去，与总部取得联系，你看谁去比较合适？"

我说："干部们经过了几天几夜苦战，都累垮了，还是让我去吧。"

政委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摇摇头，踱到屋子角落里，顺手撕下一张废纸，撒了些烟末，卷上一支烟，使劲地抽起来。

我心里暗想：在司令部的干部当中，我曾多次勘察过城外的道路，并且掌握我军部署和敌方的详细情况，便向政委要求说："城外的地形和城里的情况我比其他同志熟悉，一来出城比较有把握，二来也便于向总部汇报情况，再说新城又不太远，最多一昼夜就赶回来了。"

政委还是沉默着，不断地喷着烟。

我想，政委也许是在担心我的安全，我清楚地知道，执行这个任务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一想到我军目前的处境，我的心便沸腾起来。在全军命运处于危险境地时，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我更加坚决地要求政委派我出城。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他终于答应了。

根据上两次突围的教训，我决定只带两个交通侦察员。之所以这样做，一来为了不影响守城的战斗力，二来人少目标小，行动灵活便于隐蔽。

我来到交通侦察队，把这次突围的计划一宣布，一群侦察员立即包围了我，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递到我的手上来，个个要求同我一起出城。

侦察员魏生友同苟元书把两份血书塞到我的手中，恳求地说："带我去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我望了望这两个青年人，问道："这次出城，是老虎嘴里敲门牙，脑袋别在胯腰上，你们不害怕？"

魏生友一瞪眼睛虎彪彪地答道："反正一辈子只死一回，怕个啥！"

我深深懂得我们战士的性格，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便笑着对他说："为什么打算死呢？我们要活着完成任务回来！"

我决定带苟元书、魏生友出城。我们从师部抽了两支最好的驳壳枪，带了充足的弹药，每人背上一把最锋利的马刀，换上草鞋，又把身上伪装得同自然景物一样，一切准备停当，天已经黑下来了。

那正是九月中旬，月亮很明亮，政委陪着我们走上城头，远远望去，城外敌人烧起的篝火，一堆连着一堆，一团团的火光，把城墙层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火光近处，人影晃动，战马嘶鸣，敌人盘问口令呼喝声不时传来。我们准备先用筐子绑上绳子，一个个吊下城去。试了一次，又觉得不保险，万一被敌人发现，坐在筐里，悬在空中，上下不得，岂不束手待毙？经过研究，决定从南门出城。

月亮偏西，已经到了后半夜，城外敌人的篝火有的已经熄灭了，我们来到南门，政委握着我的手，声音低沉而有些嘶哑地说："你们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城上的战士和伤员们，也团团围上来，伸出包扎着绷带的手，向我们告别，我环顾了一下，战士们大多是带着伤坚持战斗的，身上溅着血污，瘦削的脸上，呈现着兴奋的神色，无数对陷落下去的眼睛里，闪射着关切、鼓励和希望的神情。我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等着好消息吧！我们三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剩下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新城，同上级和兄弟部队取上联系。"

守城门的战士，搬开了堵城门的沙包，伏在门上听了一阵，听城外没有声音，才轻轻地把门开了一条缝，政委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我们出了城。

我们先顺着城墙根向东爬行了约百多米，在一段土坎下伏下来。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瞭望城上，在昏暗的月色照耀下，城垛上露出了许多黑色的人影，那是政委和守城的战士们正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顺利，两天后我们就会把援兵带回；如果不

顺利，也许这就是与同志们最后的告别了。”我努力压下自己纷乱的思绪，留恋地向城上的战友最后望了一眼，带着苟元书和魏生友，看准城外一间平房和一个碉堡之间的空隙，慢慢摸过去。

靠着身上伪装的掩护，我们越过了城外第一道警戒线。我们时而身体紧贴着地面，时而匍匐向前，时而低姿跃进，经过了无数的洼地、田坎、刺丛，爬过了敌人的尸堆，向敌人第二道警戒线爬去。为了绕开敌人的哨兵，我决定从敌人两堆篝火当中的田坎边上摸过去，因为往往越是在敌人眼皮下，敌人越是容易麻痹大意。

火堆越来越近了，几个敌人围着火正在煮夜饭，麦秆子劈劈啪啪地烧着，火星乱飞。两个马匪军一边吃着饭，一边哇哩哇哩地不知说些什么，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冲着我们隐蔽的地方走过来了。我回头一看，见我们左边有一堆麦垛，我做了一个手势，魏生友和苟元书连忙爬到麦垛后边隐蔽下



红四方面军在旧城修筑的碉堡

来，哪知这个匪军竟向麦垛走来，黑暗中我碰了魏生友一下，他轻轻抽出了大刀，准备敌人万一发现我们，就挥刀将他砍倒。敌人越来越近，差一点踩上了荀元书的脚，黑暗当中，幸好没有被他发现。原来匪军们麦秆烧光了，他是来抱麦秆的。敌人哗啦啦地抱着麦秆，叽里呱啦的回去了，趁着这阵响动，我们迅速地越过了麦地。

月亮落了，天显得特别昏暗，几米外的树木草丛都模糊难辨。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感觉正前方有一些黑压压的东西挡住了去路，又行几步，觉得手上摸到了一摊湿漉漉的东西，一闻原来摸了一手血，地上横七竖八放了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仔细一看是被敌人残杀的战友，有的被砍断了手，有的被割去了头，看样子牺牲前都与敌人激烈地搏斗过。再抬头一看，我们吃了一惊，原来我们摸到敌人碉堡边上来了。

碉堡里的敌人，这时已沉沉入睡了。匪军的哨兵夹着枪，揣着手，缩着脖子，在碉堡四周踱来踱去，魏生友气得红了眼睛，他一伸手拔出马刀来，就要向碉堡奔去，干掉哨兵。我挥手止住了他。当时我也真想向枪眼里甩几个手榴弹，炸他个血肉横飞，为死难的战友复仇。可是一想到我们的任务，我压抑住了愤怒。我知道稍一暴露，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我们绕过碉堡，沿着一条小河，飞快地向河下游跑去。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爬上一道山梁，想把周围的道路地形观察清楚，以便确定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丘陵起伏，晨雾迷茫，夜里出发时看到的判断方位的目标，现在都看不见了。哪个方向是通向新城的道路呢？我们一刹那间转了向。

荀元书焦急地说："天快亮了，到处是敌人，要是摸到敌人阵地上，牺牲了事小，完不成任务怎么交代？"

魏生友操着一口大别山六安土话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依我说，我们朝东方顺大道放开胆子走，冲出去了算我们命大，冲不出去，豁上这百来斤，拼他几十个也够本。"

我开玩笑地安慰他们说："我们三个是程咬金搬兵，福星高照。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定会马到成功，先莫着急，我们顺着南边的山梁走，天亮了就会找到道路。"

三个人正在商量，忽然听见草堆里有响声，仔细一听，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同志！同志！"把我们吓了一跳。走近一看，见一个重伤员躺在

草堆里，他遍身是伤痕，面色苍白，伤口流出血，把草地染得鲜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原来他是城东北角碉堡里的射手，在敌人攻占碉堡后，负了重伤，藏在战友的尸体下躲过了敌人的屠杀，夜里，忍着痛咬着牙爬到这里来。他紧紧地抓着我们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断断续续地说："……同志，请转告首长……我们全连的同志，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没有辱没红军战士的光荣……"他吃力地喘着，还想说什么，但还没有说出来就昏迷过去了。

我同魏生友、苟元书三个人抬起他，想把他安放在一个较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挣扎着，用极轻微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赶路吧，城里的同志等着援兵呢！"苟元书安慰他说："我们不能丢掉你，我们把你背到新城去。"走了几步，他冰冷的手臂垂了下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牺牲了。

我们把他安放在一个土坑里，盖上青草，含泪向他告别，怀着悲伤和仇恨，飞快地跑下了山，根据牺牲射手提供的情况，大致上判定了我们的方向，顺着一条土路，放开大步，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去。

走了不远，突然土路上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巡逻队，我们连忙让开道路爬上路南的山梁，刚走几步，山梁上也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在山梁与土路之间的半坡上，有一片刺丛，刺林很密，下边还有一个半人深的坑洼，虽离土路咫尺之隔，倒也十分隐蔽，我们急忙钻进刺林，紧紧靠在土坑的壁坎上，驳壳枪顶上了膛，手榴弹抽了弦，注视着敌人来的方向，耳听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渐渐来到我们的头顶上，领头的匪军勒住了马，同山梁上的敌人互相打着招呼，然后扬鞭驰去。马蹄掀起的灰尘、石子，纷纷掉到我们的头上。

苟元书拍了拍身上的灰，俏皮地说："敌人真个是瞪眼瞎，做梦也想不到，在他鼻子下还有我们三个程咬金。"

敌人走远了，我们才深深吐了一口气，这时猛然感觉到浑身发痛，原来全身的衣服和肉皮都被荆棘剐破了。正准备上路，敌人的巡逻部队又出现了，如是者三。我们见敌人巡逻很严密，只好伏在刺坑里等待天黑。

我们靠在刺坑里，眼巴巴地望着天上的太阳，盼它早些落山，可是太阳却像故意与我们作对一样，一动不动的挂在天上，手表上的秒针滴滴答答地响着，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比平常慢好几倍。

到了下午，肚子里叽里咕噜叫个不停，魏生友摸了摸，才发现带的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